



美国大使“集体下课”

特朗普人事强震引爆新争议

据央视 当地时间12月24日,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10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白宫,要求总统特朗普撤销召回近30名职业大使的决定,理由是此举将在全球制造危险的“领导层真空”,为对手扩张影响力打开空间。

此信迅速引发关注,不仅因为此次撤回大使规模罕见,更因为国务院并未说明将如何以及何时补位,因此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。



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抵达白宫。 视觉/新华社

一纸召回:发生了什么

此前一周内,分布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与拉美多国的美国大使已陆续接到通知,被要求明年1月中旬前离任返美,这批人全部是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业外交官。

国务院的对外解释是,大使是总统的“个人代表”,总统有权确保其推进“美国优先”议程,这属于“任何政府都会采取的标准程序”,但国务院并未说明新任大使人选何时、如何到位。

民主党参议员在公开信中指出,这次集中撤换大使,会使全球空缺大使职位超过100个,约占美国全部大使岗位

的一半,其中许多还是位于安全形势敏感或战略竞争激烈的地区,这在现代美国外交史上“前所未有”。

更为引发关注和争议的是,这次被集中召回的并非典型的“随政府更替而离任”的政治任命者,而是职业体系中的高级外交官。按惯例,职业大使往往跨党派服务、任期通常可延续三到四年。代表外交官群体的美国外交人员协会(AFSA)指出,有成员称自己仅通过电话被告知撤换,没有得到原因解释,这种方式“高度不寻常”,会伤害士气与美国海外信誉。

舆论反应不一

事件发生后,主流媒体和外交界人士大多用“清洗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此次动作,认为在裁减国务院编制、削减外援、削弱多边承诺的背景下,再掀一轮针对职业大使的人事地震,会进一步侵蚀美国的专业外交能力。前驻纽约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体上直言,这是一场“绝对的灾难”,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系统性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和协调能力,让原本就吃紧的外交一线被迫“戴着眼罩作战”。

与之相对,有保守派媒体和特朗普核心支持群体则认为这是“让外交官听从民选总统”的必要调整,强调大使是总统的个人代表,而非“独立王国”,总统有权撤换不完全认同“美国优先”路线的职业官僚,以免他们在气候、移民等议题上“阳奉阴违”。在他们看来,该动作是总统兑现竞选承诺、打破旧体制的标志性动作,哪怕付出一定外交成本,也值得。

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同频共振

如果把此次人事震荡放在12月初刚公布的新版《国家安全战略》背景下,逻辑就会更加清晰:这场大使召回更像是战略文本在人事层面的即时配套。

新版战略在原则层面明确提出,对外政策不是抽象意识形态,而是“以什么对美国有效”为中心,并用“美国优先”进行了概括。更关键的是,它强调“战略必须评估、排序、取舍”,不可能对所有地区、议题平均用力。在具体区域思路上,新版安全战略把西半球置于极高优先级,提出要“重申并执行”门罗主义,强调在西半球控制关键资产、通道与战略要地。同时,文件还把经济工具的分量拉高,提出要把商业外交、关税与对等贸易安排当作强有力工具,并要求驻外体系更主动服务美国企业竞争与供应链布局。

正如布鲁金斯学者在解读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时指出的,新战略把西半球放在突出位置,并将移民等议题上升为核心安全关切;这种重排序的世界观,会反过来要求官僚机器按新优先级运转。

短期看,参院围绕提名确认与程序规则的争执会更为激烈,外交人事很可能成为国内政治极化的新接口。因为,“撤人”之后最大的瓶颈就是“补人”:提名、审查、听证、确认,每一步都高度政治化。一旦白宫倾向提名更具政治色彩或更强调忠诚而非资历的候选人,民主党阻击的动力只会更强;而共和党若继续推动程序加速,又会把外交任命进一步推向多数党政治,结果进一步加剧党争,也让国务院在国内政治风暴中更加难以维持“专业官僚”的中立形象。



白宫。

国际关系:长期后果待观察

《华尔街日报》引用国务院内部估算称,在召回命令下达前,美国全球大使职位约有80个空缺,新撤回近30个后,空缺总数超过百个,达到了“现代史上罕见的空缺水平”。

舆论分析,这一情况的直接后果,就是盟友和伙伴在对接华盛顿时,不得不在政策日益敏感的时代与“短期代理人”沟通,促使更多国家在安全和产业上被迫谋求更大自主。而在非洲和拉美,本就因美国削减援助、调整驻军而感受到了“离心力”,现在则更可能愿意接受其他外部力量的经贸与安全合作邀请,以填补沟通空白。

更深层的影响还在于信号层面。美国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在理念上从“维护国际秩序的领导者”转向“有限责任的利益最大化行动者”,这对许多国家而言,或许意味着与美国打交道的逻辑将发生变化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大规模召回大使不仅是一次人事强震,更是“美国优先”2.0版的一次外交实践测试。

